

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！這次接受鳳凰衛視的邀請，來跟大家談談《了凡四訓》。這本書是我在二十六歲，剛剛接觸佛法，第一本念的書；它對我的影響非常之大，可以說影響了我一生。這部書，我對它非常愛好，也常常讀誦，也講過不少遍。過去所講的跟現在所講的，當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，但是往年所講的依舊可以做參考。

了凡先生姓袁，他的名字叫黃，紅黃藍白黑的黃，字坤儀，他是當時江南吳江縣人。他生於明世宗（世宗是明朝第十二代的皇帝）嘉靖十四年，公元一五三五年。這樣子，諸位就比較有清晰的概念，距離我們現在有四百多年。《了凡四訓》後面附有一篇文章，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門功課。俞淨意生於嘉靖四年，大了凡先生十歲。他們曾經在丁丑年，就是了凡先生第二次去考進士，那一年他是四十三歲，俞淨意先生五十三歲，他們兩個同科。俞淨意考取，了凡先生沒有考取。了凡先生一直到丙戌年，他五十二歲才考取進士。我們從他一生傳記裡面來觀察，改過自新也是相當辛苦的事情，不是那麼容易。特別是早年，前二十年很辛苦；到了晚年，功夫成熟了，斷惡修善是愈來愈容易。我們來看本文：

【余童年喪父。】

『余』是了凡先生自稱。『童年』，童子的時候。根據「立命之學」來看，我們曉得，他喪父決定是在十五歲之前。怎麼知道？因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十五歲，所以決定是在十五歲之前。

【老母命棄舉業學醫。】

『舉業』，就是讀書求取功名。他的母親告訴他，不必去念書

求取功名，勸他學醫。

【謂可以養生。可以濟人。】

學醫有好處，可以養活自己，也可以救濟一些病苦之人。

【且習一藝以成名。爾父夙心也。】

如果你真的把醫學學好了，將來能成為名醫，這是你父親對你的一個願望。

【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。修髯偉貌。飄飄若仙。余敬禮之。】

以後，『後』是他十五歲那一年，公元一五四九年。他在慈雲寺遇到一個老人，『修髯偉貌』，修髯是鬚鬚很長，相貌非常魁梧。『飄飄若仙』，不像是凡人的樣子。他看到之後，對他非常禮敬。由此可知，了凡先生從小家教好，雖然年紀輕輕十五歲，處事待人接物就很懂規矩，這才能討人歡喜，逗人喜愛。

【語余曰。】

這個老人告訴他。

【子仕路中人也。】

這個老人好像是會看相的，一看到，你是個作官的命。

【明年即進學。】

『進學』，就是明年你就會考取秀才。

【何不讀書。】

為什麼不讀書？你到處在外面遊蕩，為什麼不讀書？

【余告以故。】

他就把他母親教導他，不要念書，去學醫。他在外面遊蕩，可能是在採藥。因為十五歲學醫，那一定是學徒；或者跟著大夫，或者跟藥店裡面作學徒，這都是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。所以他把緣故告訴道長。

【並叩老者姓氏里居。】

向老人請教貴姓，從哪裡來的？

【曰。吾姓孔。雲南人也。】

這老人告訴他，他姓孔，他是雲南人。

【得邵子皇極數正傳。】

邵康節的《皇極數正傳》，現在《四庫全書》裡頭還收著有。我曾經去翻了一翻，實在說看不懂，完全是屬於高等的數學。這個書裡頭不但是可以講一個人的命運，講國家的命運，講世界的命運，完全是從《易經》卦數裡面來斷定。

【數該傳汝。】

從定數上來講，我應該傳給你。這個老者第一次跟他見面，怎麼知道能傳給他？這裡頭就有大學問。這一種學問，跟佛門宗門教下祖師大德傳道，非常類似。

【余引之歸。告母。】

了凡先生就引導這個老人回家，看他的母親，告訴他的母親。

【母曰。善待之。試其數。纖悉皆驗。】

母親說：好好招待他。試驗試驗他算得靈不靈？結果一試驗，他算得果然靈。

【余遂起讀書之念。】

從這個地方，他對老者給他推算，他有信心了，這樣又生起讀書的念頭。

【謀之表兄沈稱。】

跟他的表兄商量。

【言。郁海谷先生。在沈友夫家開館。我送汝寄學甚便。余遂禮郁為師。】

他的表兄把他送到郁海谷先生那裡，郁海谷在那裡教私塾，『

開館』就是教私塾，他把他送到那裡去寄學。了凡先生就拜郁海谷先生為老師。

【孔為余起數。縣考童生當十四名。府考七十一名。提學考第九名。】

孔先生替他推算，他說：你明年到縣裡面去考秀才，縣考是十四名，府考是七十一名，提學考第九名。提學是省考。那個時候考秀才要通過這三關。

【明年赴考。三處名數皆合。】

明年去考，明年是十六歲。十六歲去考的時候，果然考取了，而且名數完全相合。可見得孔先生算命的功夫很不錯，相當高明，他不是江湖術士，他是個真正有實學的數術專家，中國也講命理專家。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

【復為卜終身休咎。】

既然這樣靈驗，請老先生算算一生的流年，吉凶禍福。

【言。某年考第幾名。某年當補廩。】

『廩』，也是秀才裡面一個等級，相當於我們現在講公費學生。廩是廩米，它的名額是有一定的，必須要有缺，出缺。秀才裡面考試名次最高的，再遞補上去，補廩。

【某年當貢。】

貢生比廩生又要高一等，都還是秀才。秀才裡頭分很多等級，以貢生為最高，廩生為其次。

【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。】

你當了貢生之後，某年，貢生就有資格入太學去讀書。所以那個時候入太學，太學就是國家辦的大學。古時候只有一個，叫國子監。太學都是設在首都，設在京城。明朝時候有兩個國子監，這什麼原因？明太祖建國的時候定都在南京，所以南京有國子監。以後

到成祖，成祖遷都到北京，所以北京也有個國子監。明朝國家辦的大學就變成兩個，這個常識我們要懂。貢生以上，才有資格到國子監去讀書。這是貢後某一年，你會當選四川一位縣長，『大尹』是縣長。

【在任三年半。即宜告歸。】

你在任三年半，你就要告老還鄉。為什麼？

【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。】

算得這麼準確。

【當終於正寢。】

你壽終正寢，你的壽命到了。

【惜無子。】

你命裡頭沒有兒子。

【余備錄而謹記之。】

『備錄』，一椿一椿的，他所講的統統把它記起來。這是他一生的流年。

【自此以後。凡遇考校。其名數先後。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。】

『懸』就是他算定的。以後每一年讀書考試，名次全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絲毫不差。這裡面有個插曲。

【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。】

就是他當廩生，他領的國家給他的米糧，配給他的米糧，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公費生。他要領多少米糧？要領九十一石五斗，他就出貢。換句話說，他從廩生就升到貢生。

【及食米七十餘石。屠宗師即批准補貢。余竊疑之。】

算命是給他算，九十一石五斗他才能出貢，但是他領廩米七十多石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屠宗師，『宗師』就是當時的提學，管一省

教育，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教育廳長，他就批准補貢生。補貢生，那就是出貢。他心裡就疑惑，為什麼這個不對？這個算的就不對。

【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。】

屠宗師批准補貢，文件上去了，被署印，『署印』是代理，代理的這位楊先生把它駁回來，不准他補貢。

【直至丁卯年。】

丁卯年是明穆宗隆慶元年，了凡先生三十三歲。諸位想想，他十六歲考取秀才，到三十三歲才當上貢生。十幾年，這麼長的時間。直到丁卯年。

【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歎曰。五策即五篇奏議也。】

這個時候督學，就是主持教學的長官殷秋溟先生。他在閒暇之中，把從前這些秀才，他們那些考試卷，沒有考中的這些考試卷，重新拿來看看。突然之間，看到了凡先生他的考卷寫得非常好，所以就感嘆說：這五篇，他做的這五篇文章，就等於五篇奏議。他的見解、文字都好，可以比得上大臣對於皇帝的奏議。

【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。老於窗下乎。】

『博』是說他見聞廣博，他的學識很豐富；『洽』是說他對於理論了解得很透徹；『淹』是說他的文義透徹；功夫一『貫』。這樣的文章，很難得看到。他說：不能讓這樣一個有學問、有德行、有能力的人，老於窗下，一輩子當窮秀才。

【遂依縣申文准貢。】

再給他申請去補貢，這一次批准了。

【連前食米計之。實九十一石五斗也。】

孔先生算得一點也沒錯，確確實實他的廩生米領到九十一石五斗，他才能出貢。

【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。遲速有時。澹然無求矣。】

他到這個時候，完全肯定，相信一個人有命運。命運遲早都有時候，強求不得的，於是他的心定下來，妄念沒有了，真正做到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。所以我說，這種人叫標準凡夫。我們作凡夫都不標準，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到處妄求，求不到的。命裡有的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妄求，哪裡求得到？

【貢入燕都。】

做了貢生，到燕都，到北京。到北京，當然也許想看看那一邊的國家大學。我想他一定是去兩個大學都了解一下，選擇到底在哪裡讀書，這是我們能夠想像到的。

【留京一年。終日靜坐。不閱文字。】

為什麼？一生都是命，想什麼都是枉然，所以把妄念止住了。實在說，他是被命運所拘，無可奈何。我們看了凡這個情形，也值得同情，也值得可憐。

【己巳歸。】

『己巳』是第二年，第二年從北京回到南方。

【遊南雍。】

這個時候了凡先生三十五歲。『南雍』就是南京的國子監。可見得他調查，搞清楚了，他選擇南京的大學，想到這個學校去念書。

【未入監。】

還沒有上學，在沒有上學之前。

【先訪雲谷會禪師。】

沒有上學之前，聽說棲霞山，棲霞山在南京，現在南京有個棲霞寺，他到棲霞山去訪問雲谷禪師。『雲谷』是大師的號，他的法名叫做「法會」，所以此地稱他「會禪師」，這是尊稱他。雲谷禪師是當時佛門的一位大德、一位高僧。這個時候雲谷禪師已經是六

十九歲，了凡先生三十五歲，雲谷大了凡三十四歲。了凡三十五歲去見他，這也是頭一次遇見。

我們在後面傳記裡面看到，雲谷禪師的行誼，他的道風，他是一個真正開悟的人。雖然很年輕的時候出家，出家的時候也跟現在一樣，做一些經懺佛事。但是那個時候經懺佛事，跟我們現在性質完全不一樣。後來他覺悟到，出家幹這些事情，與了生死、出三界不相干，「我不是為這個而出家的，這個出家就等於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已」，所以生死事大。十九歲他就去參學，尋師訪道，以後他確實成就了。開悟之後，他在寺院裡面韜光養晦，專做苦行，別人不願意做的苦工他做。以後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士、官員發現他，這是一個真正有道的高僧，所以就幫助他，希望把棲霞山的道場恢復。他老人家無意於名聞利養，他介紹另一位法師去作住持、方丈。道場復興之後，他在山後面很隱密的一個地方，建了一個小的修行地方，這個地方叫做「天開巖」。人跡罕至，他一個人在那邊苦修。我想，了凡先生去訪問，必定是在這個所在；天開巖，一定在這個所在，因為法師已經六十九歲。法師是七十五歲圓寂的，也就是一五七五年，這一年了凡先生四十一歲。所以了凡先生跟他見面，與大師圓寂這個時間並不很長，只有七年。我們想想，他一定是住在棲霞山天開巖。

大師平常接眾，不管哪個人去訪問他，他總是丟一個蒲團，叫你坐在那裡，叫你參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一句話都不說。一天不講一句話，都在定中。了凡先生去參訪他，大概也不例外。

【於棲霞山中。對坐一室。凡三晝夜不瞑目。】

跟了凡先生，他們坐在禪堂裡面，三天三夜一句話沒說。

【雲谷問曰。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。只為妄念相纏耳。】

特別是修行人，修行人為什麼不能成就？妄念太多了，妄想、

分別、執著太多，這個心定不下來。

【汝坐三日。不見起一妄念。何也。】

你很奇怪！你在這裡坐了三天，我『不見起一妄念』，沒有看到你起一個妄念。這什麼緣故？雲谷禪師好奇！平常很少說話，遇到了凡先生，跟他說了這麼一大堆的話，不容易，這也是特別的緣分。我們要懂得這裡面的道理，人與人之間確確實實有時節因緣。他遇到了雲谷禪師，這才開始轉變命運，「立命之學」是雲谷禪師傳授給他的。

【余曰。吾為孔先生算定。榮辱死生。皆有定數。即要妄想。亦無可妄想。】

我早年念到這一句，我想了凡先生這個時候是標準凡夫。也不錯，一生按照命運去過日子，到五十三歲壽終正寢；一生沒有大過失，來生肯定不墮三惡道，標準凡夫。他的命運被孔先生算定，『榮辱死生，皆有定數』。這個話同時也告訴我們，我們也不例外。凡人只要你有念頭，你就不能沒有數；也就是說，你就不能沒有定命，只要你有妄念在。如果沒有妄念，你就超越命運。了凡先生雖然能夠改造命運，他只能改變，他不能超越。

雲谷禪師了不起，為什麼沒有把高一層的，超越命運這個方法教導他？這也是要觀機授教，看看了凡先生的本質，他的天賦。這些有道德的高僧，都有能力觀機，看你是上根，還是中根、下根，應機說法。所以一切眾生遇到這些高人，沒有不得利益的。我們看看了凡先生，他是中人的根性，他不是上根，他是中根。對中根，當然不能夠說上法；說上法，他不能接受。所以說法，契機比什麼都重要。法不契機，等於是閒言語，這是佛經上說的。閒言語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廢話，白說了。所以必須要契機契理。

我們要深深相信，任何一個人都有命運、都有一個定數，只是

自己不知道。自己不知道，換句話說，你在這一生當中，你必定是盲目摸索。了凡先生他被人算定，他清楚；他這一生，他所行的方向、目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只是照著命運走就是。我們可憐，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命運，所以在茫茫大海當中盲目在摸索。如果隨順煩惱，摸索當中還會造許許多多罪業，這些罪業損我們的福報，減我們的壽命；一般講折壽，折損我們的壽命。這種情形在今天社會，可以說比比皆是。如果善根福德深厚的人，他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命運，但是心地善良，沒有非非之想，存心、行事都能守規矩，不做傷天害理之事，不做損人利己之事；雖然不知道自己的命運，必定替自己增福，替自己增壽，不知不覺當中得福報。

但是現在我們的社會大環境不好，這是古今中外，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。人是凡夫，不可能不受環境的影響，環境不善，我們天天被不善影響；換句話說，我們造不善業的機會就多了，而且不知不覺在造孽。這個事情很可怕！我往年求學的時候，李老師給我講了一故事，不是給我一個人說，上課給我們同學們一起講的。他講到，從前古時候，有一個地方發生了一個逆倫的命案，兒子殺父親。這個事情在從前不得了，這是大事情。這個事情上報給皇帝，當然這個兒子處死刑，皇帝下了命令，這個地方的縣長撤職查辦。縣長犯了什麼過失？這個地方是你統治的區域，是你教化的地區，你怎麼教化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？你教育失敗，縣長撤職，巡撫記過，巡撫是當時的省長。這種行政處分還其次，朝廷下命令，那個時候縣都有城牆，把城牆拆掉一個角；皇帝下命令，城牆拆掉一個角。這什麼意思？你們這個縣，出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，是你們全縣人的恥辱。

現在我們在報紙、雜誌上，常常看到殺父親、殺母親，太多了。古時候的教學跟現在的教育一對比，我們就明白了，為什麼古時

候社會能安定，長治久安，人民確確實實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。再回過頭來看看今天，無論是富貴或是貧賤，有億萬財富的人，他活得幸福不幸福？沒有幸福；他快樂不快樂？他沒有快樂。他生活得很可憐，說個不好聽的話，不是過著人的生活。這到底是什麼原因，我們有沒去想過？這裡頭都有定數。定數，我們每天起心動念、語言造作，都有加減乘除。加減乘除的幅度不大，大概距離你的命數不會超越太多，一般算命看相都能算得很準確。如果我們的惡念善念、善行惡行，幅度很大的話，你有大善或者是有大惡，就把你的定數改變了。如果你有大善，你命中不好，它會變好；如果你造的是大惡，你命裡頭本來很好，會變壞。

凡人在所不免，尤其是在現代的社會。現代社會，沒有一樣不在誘惑人，人心怎麼能夠定得下來？所以今天修道，今天做學問，不容易成就。能在這個時代，學業、道業有成，都是相當的善根福德因緣；如果沒有相當的善根福德，都不可能。你有善根，你能夠明理；你有福德，你才不動心。面對所有一切誘惑，不會起心動念，這是真功夫，這是真的福德。

古時候古大德，學校是教學的場所，佛門是修行的場所，為什麼要選擇在山林人跡罕至之處？實在講，它的目的無非就是避開社會的誘惑，讓我們的心容易定下來而已。現在難了，我學佛講經，雖然這麼多年，佛教許許多多的道場，我都沒有去過。在中國，我只去過九華山、去過峨嵋山。而現在這些道場，公路開上去了，遊客很方便，以前很不方便。我小時候，我是安徽人，我的老家在廬江，距離九華山不算太遠，但是從前朝山要走三天，現在汽車三個小時。從前要走三天，真的要有誠意。還有人三步一拜，大概要走七天到十天，從我們家鄉很虔誠的拜到九華山。選擇這些地方，無非是交通不方便，遊人不方便，不喜歡人家到這兒來，我們這個環

境寧靜，不要被人破壞。現在開上馬路，寺廟裡都裝上電視，完了，這個染污已經到家裡來了。現在修道難了，太難太難了！

我在國外這麼多年，一直到今年，我們才選擇澳洲圖文巴的小城，山上，山城。這個小城，人口只有八萬。而且這個地方的人非常保守，在現在講是很難得的做學問、修道的一個好環境。不能選擇在都市，都市誘惑力量太強，沒有定力決定不能成就。花花世界，你怎麼修行？我一九七七年在香港講經，聽那邊的同修們告訴我：虛雲老和尚曾經到香港，香港同修要挽留老和尚定居在香港，老和尚說：這個地方花花世界，不適合修行。所以住了沒幾天，就回到中國去。為什麼？誘惑力量太大，名利心太重，不是一個修行的處所。

如果要像是了凡先生這種心態，那行。他已經知道自己命運，算定了，打妄想也是枉然，他心定下來了。這一說明，雲谷禪師就哈哈大笑。

【雲谷笑曰。我待汝是豪傑。原來只是凡夫。】

我本來以為你是一個英雄豪傑。什麼叫豪傑？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你能做到，這個人就是英雄、就是豪傑。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，了凡先生能做到。再一問什麼原因？命被人算定，打妄想也枉然，這樣才不打妄想。這是凡夫，這是一個標準凡夫。

我們要知道，從這個地方要真正省悟過來，看看雲谷禪師怎樣開導他，怎樣教化他，怎樣把他這些錯誤的觀念扭轉過來，這是真實的學問。了凡先生能接受，是他的善根。佛家講善根，是能夠明瞭。能夠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這是他的福德。有善根、有福德，又遇到這樣好的善知識開導他，這是因緣。善根、福德、因緣三個條件具足，他成就了。他能夠把他的命運改變，道理在此地。好，

我們今天講到此地。